

以文学为旗帜

——祝贺《文学报》创办四十周年

陈思和

当我拟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不觉感到沉甸甸的。本来，我之所以说“以文学为旗帜”，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张报纸是以“文学”命名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专业报纸中，以“文”领头的有三家，一家是北京《文艺报》，一家是河北的《文论报》，还有一家就是上海的《文学报》，都曾经风行一时。《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论报》后来在经济大潮中销声匿迹了，《文学报》似乎夹在两者之间，虽然风风雨雨中几经改版，在艰难中不断挣扎，但它始终能够在上海文坛上发出自己算不上嘹亮的声音，顽强见证着四十年中国文学所经历的辉煌与盛衰，追求与梦想，以及世态的炎凉。

如今要说“以文学为旗帜”，也不是什么虚张声势。因为文学已经安心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仅仅是为净化社会的空气和人们的心灵，去尽一份微薄责任。四十年来，文学就像一个青年人在不知不觉中两鬓微霜，气沉丹田，少了一些趋时激情，却多了一份自尊、世故和沉稳。现在谁还用“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来激

励文学创作？反之，如老诗人冯至曾经在一首诗里吟唱的：“但愿这些诗像一面旗帜，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物。”风在空气中自由流动，本来是无影无踪，什么也把持不住的，但有了那面旗在飘扬，才能让人们看见风的姿势和力量。文学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大约就在于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有许多本来凭着人的肉眼看不到的部分真相。

什么东西是今天世界上肉眼（或者比人的眼睛还神奇的人工智能）无法把持的？唯有精神，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体现，它能够把持住一些人类精神现象，这是别的高科技手段所无法做到的。而且，文学毕竟不仅仅是一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旗帜。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对客观社会有能动的要求。当旗被风吹动的时候，既展示了自己的舞姿，同时也描绘了风；而文学，在展示自己的语言姿态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悄悄地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所以，当文学这面旗帜在城市的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对这座城市也是在悄悄地发生着作用。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建设上海城市的文学品牌，两个要素不可忽视，一个是文学期刊，另一个是文学批评。它们都是某种载体，传播文学的物质和精神。在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里，城市文化建设是分层的，有物质的文化生活，诸如美食、养生、旅游、装修、广场舞等等，也有诉诸感官的文化生活，像是城市雕塑、艺术展览、音乐会、影视剧、戏曲舞台、博物馆、知识讲座等等，但是还需要、甚至更需要的是精神的文化生活，就是在表现形式上更为抽象的文学、哲学、思想……这个领域往往盘踞在高校学府和作家学者的书斋，他们的精神产品是小众的，与大众社会普及的物质、感官的文化生活有较大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无法直接在公众社会的交际平台上进行分享，更无法用狂欢的形式来传播。所以，文学的社会化需要有媒介传播，而文学期刊（包括副刊连载、出版体制、书店销售等系统）与文学批评（书评、读书会、文学教育、学术研讨等系统）成为文学传播的两大系列途径。我不打算在本文详细阐述文学传播的问题，只



是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拥有一份文学的专业报纸，使期刊传播功能与批评传播功能兼而相得益彰，并且有整整四十年的无形资源（如品牌、舆论、口碑、公信力等等）的积累，这是非常难得而且值得珍视的。

——《文学报》创办40周年，陆梅约我为报纸写几句话以示祝贺。我本来打算写“我与《文学报》”之类的题目，谈一点记忆里的琐事。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我无意中在键盘上敲出这个标题后，思路一时阻塞，记忆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于是只好写成这样一篇祝辞，与《文学报》的编辑们共勉。

眼下各种报刊汗牛充栋，《文学报》捧起总令人眼前一亮，不读读完放不下手。这是为什么呢？

几年前我到新疆搞过一次基层文化生活的调研，发现好些行业的专业性报纸在乌鲁木齐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都没看到，可是却看到了上海《文学报》，甚至到了更偏远的喀什、和田，图书阅览室的报架上也赫然摆着《文学报》。可见这张创办于上海的文学专业报纸影响有多深远。在喀什，我问图书馆馆长，为啥把《文学报》和《人民日报》摆在一起，那位乌兹别克大胡子瞪起眼睛认真回答说，因为看的人多。在和田市，我问一位图书管理员为什么要订阅上海的《文学报》，那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嫣然一笑说，主要是当地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还有在校中学生都喜欢看，说这张报纸办得活，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可以随时了解国内外的文学创作情况和国内主要作家的创作实绩。她还说不少年轻人，包括她自己都是由于经常阅读这张报纸，才开始逐渐爱上文学和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对《文学报》更加刮目相看，成了她的忠实热情的读者和作者。

当着又一个春寒料峭时节，京城北海公园的迎春花终于开了。是经历了漫长冬季的冰雪严寒之后热烈绽放的。那金灿灿充满生机活力的五瓣花朵，精致淡雅，令人神清气爽，同时也感受到豪气勃发，使你倍受鼓舞。由此很自然就联想到了《文学报》。回味起来，这张报纸总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惊喜，同时又充满大胆探索、开拓进取的活力。它诞生于文学的早春，同样也是经历过“冰



雪严寒”的锻打之后。1981年4月初，在中国文坛由沉寂努力振颓复苏，继而经历过艰苦曲折的理性反思之后，老酒开坛，醇香四溢般的东方第一枝迎春花赫然开放。又若英姿勃发的一株小树，面向大海，临风挺立。她从华东大地，深厚的生活沃野中生根，叶片上带着返璞归真、正本清源的新鲜露珠。犹若妙龄少女，自信满满高举一面旗帜，华丽登场。真可谓“料峭时节报春帜，飘然沪上展丽质，曾经苦寒九州赞，不负东方第一枝。”

四十年来，这份由茅盾先生亲笔题写报名，文学和文化界前辈，杜宣、峻青、哈华、姜彬、刘金、栾保俊等六位老作家发起创刊，茅盾、夏衍、巴金、曹禺、冰心等一直悉心呵护的文学专业

报纸健康成长。四十年来，《文学报》团结了全国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培养扶植了一大批优秀作者。正由于几代有识之士和文坛才俊的默默耕耘和潜心浇灌，这棵根红苗正的小树才得以茁壮成长，发育成文坛风云中独立挺拔，足以遮荫播雨，扛风护苗的大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先锋引领与号角灯塔的重要作用。

上海是一座智慧的城市，背靠九州面对四海，易得风气之先。作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孕育之地，原本就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大码头、桥头堡。难怪这片东方宝地，会是产生和容纳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风尚的一片热土。改革开放年代，必然催生更大奇迹。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鲁迅和此后的巴金等文学前辈为领军的几代文坛翘楚，八仙聚海，各领风骚。他们以卓越的创作实绩与研究成果奠定了《文学报》不竭的创新动力和坚守底气。《文学报》的精气神和正能量，正是来源于此。

“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精神焕发而后劲十足的《文学报》，你新锐精致，文采飞扬，总给人以震撼与惊喜，同时发人深思。你包容宽博，兼收并蓄，对各种类型的作家和各类作品，都能给予同等的关注与呵护。风雨来时，你旗帜鲜明掌控着捍卫真善美的大船不偏离正确航道。香霾迷雾中，你坚守底线，总能以辩证思维把握方向，衡量和鉴识作品区分成色。你群贤聚汇，苦练内功，编采人员的专业素质令人心悦诚服。

总之，我们热爱的《文学报》四十岁了。正是蓬勃青壮，在此向你鞠躬致敬，愿你岁岁常青。

不负东方第一枝

——写在《文学报》创办四十周年之际

忽培元